



玉介園存稿卷之十一

永嘉王叔杲陽德著

傳

朱蕩南先生傳

往余登鴈山觀龍湫靈巖之勝意在精靈蟠鬱  
必鍾異人及眺鴈湖絕頂究其分駛之勢因訪  
先朝王梅溪李五峯章恭毅諸賢故里皆茲山  
之所孕毓也其折而西南曰白龍山白龍山之  
麓曰窰輿則朱氏世家焉朱氏之先有雲松者

績學樹行 國初屢膺徵辟不赴所著有雲松  
集雲松五傳而有蕩南公公生而穎慧齟齬時  
日誦數千一或占試之輒應聲對鄉里咸目爲  
奇童云未弱冠名傾庠序弘治乙卯丙辰連舉  
進士卽乞養歸起令豐城又令歛所至有惠政  
以忤權貴稍遷武定州擢南駕部郎公業以能  
詩名諸僚友燕會未卽席迫公作催妝詩援筆  
立就爭相傳誦名赫赫動金陵矣居頃之出守  
吉安郡公雅志林壑世味澹如日憶家山之勝  
輒自念曰仕至二千石於書生分侈矣顧終日  
役役何爲哉偶不得於當道卽謝病歸歸卽杖  
策入山中以其俸資構書院祠先賢梅溪五峯  
諸公日與社中諸公往來台鴈間無虛歲凡幽  
崖窮壑一泉一石稍稱竒詭者靡不搜討公之  
居當孔道輜軒使者游覽高人至則喜公爲地  
王公乘小籃輿導引指摘竒勝雅歌賡詠興到  
口占山藪村醪館穀不倦游客每留連忘歸鴈  
山益以公增勝公或他適亦不裹糧治裝遇王

人款洽卽經數旬不去持卷索題者踵接隨至  
隨應畧無倦色其詩適雅清逸不暇構思癖嗜  
李太白故所爲歌行等篇酷似之嘗著李詩補  
註若干卷冢嗣靈谷君爲郴州守因攜刻郡齋  
公優游林泉垂三十年雖躋耄耋而耳目聰明  
興復不忘甌之田夫村嫗無不知有蕩南翁者  
生平詩不蓄稿卒之數年靈谷君遍索之姻友  
錄以成帙方謀鋟梓會倭寇起海上朱之廬悉  
燬焉其季子守顛從烈焰中挾其遺稿匿山中  
乃克卒完朱與余王有世誼余弱齡好吟輒爲  
翁所許可乃余室人又翁之外孫也數請于余  
曰君雅重海內賢豪矧夙爲我外翁所賞識忍  
令其沒沒無聞耶乃從舅氏索遺稿余取而鈔  
次之共得各體詩若干首付吳梓而請年友南  
明諸公爲之序余因論述其行事以詒其後人  
公諱諫字君佐家在鴈蕩之南故自稱曰蕩南  
云

論曰余觀海內所稱名蹟佳山徃徃當通都巨

邑至遐陬僻壤雖有奇勝游譚罕及矣豈非以所處之區異耶蕩南公行誼高雅姑弗論卽其篇章儕之弘治間諸名家豈多讓顧蚤歲遺榮晦處人鮮知者余非取而傳之數世後益寥寥無聞矣太史公謂砥礪名行之士非附青雲惡能施於後世詎不信哉同時有章千峯者其詩名與公埒乃其稿竟弗傳悲夫

### 康山人傳

康山人者浙之永嘉人也名從理字裕卿自號曉山山人余童時見里中稱巨室者必首康氏至嘉靖間中微裕卿始業儒屢試弗售乃棄而學詩時甌中談詩者惟王拱甫與余三四輩亦遂聞有康生矣裕卿少與余甥劉子高游子高將家子會寇起海上子高提兵赴吳邀裕卿偕裕卿卽從子高入吳間關兵革間凡幾歲冒波濤犯鋒刃蹈不測之險膺瀕危之禍者數四子高泣向裕卿曰我死職分也君奚苦哉盍去諸裕卿曰君所以邀我偕來者以我能共生死也

業以身許君今見危而去非夫也卒偕子高破倭奴收偉績子高旋拜大將建燾毘陵幕下之士日衆裕卿羞與爲伍乃辭而之金陵修故業名動搢紳間靡不願與裕卿游遂稍饒裕會劉子高病將革思見裕卿裕卿亟馳赴爲之經紀後事扶其襯至武林復還金陵當是時遠近之士無不義裕卿者裕卿不善生殖人有急告輒推而與之前所積貲盡散蕭然四壁矣而所與游則益廣裕卿莫能支乃偕項氏兄弟入燕京時余官司馬郎見裕卿懽甚因盡扣其蘊咄咄異之曰康生遽至是哉居頃之京師搢紳之士願與裕卿游者猶甚金陵矣時裕卿耻以私干人取予必以義遇人有急難則奔走之不望報居京師數年其貧如故而詩則益進余友朱海峯亦裕卿故在金陵時所嘗同游也會徙官與余同舍間與之譚裕卿海峯亦稱賞顧一時海內之以能詩稱山人者甚夥海峯初以裕卿亦今山人者流也已而信服其行誼每燕集必備

如足者踰二年會余出守天雄海峯亦請告歸  
裕卿送之洛河慷慨悲歌灑淚別去歲壬申海  
峰起補官過余郡齋握余手曰吾此行不攜家  
君又遠隔千里誰當侶我余曰有康裕卿在矣  
因令裕卿僦居比舍海峰忽遘疾邸中止二三  
蒼頭淹數旬不愈裕卿謝絕家事臥起其側問  
藥餌時寒溫夙興罔懈海峯病轉劇則爲之徬  
徨祈禱度終不可爲則爲之經紀棺斂海峰病  
將革猶惺惺然囑裕卿後事已經而復甦張目  
視裕卿裕卿曰君憂遠道歸視之艱耶我當護  
至山中矣海峰目遂瞑裕卿躬爲斂含如禮收  
所遺圖籍扶其柩而東至中途舟阻弗前復更  
而由陸裕卿徒步從之備極勞勩比至山中爲  
詩哭之盡哀乃去而過余吳中余與海峰爲肺  
腑交旣再拜謝裕卿又相向哭盡哀裕卿北發  
時社中友義裕卿多爲詩歌高其行縷篇牘余  
痛海峰不能吟乃退而爲康山人傳云  
王子曰論者每以富貴貧賤驗交情乃生死之

五介園存稿卷之十一  
際則益難矣裕卿遨遊摺紳間當無事時燕游歌咏相征逐固與他山人等耳至臨患難際生死毅然以身當之卽古俠烈不是過余前徵之劉將軍今徵之朱司馬益信裕卿爲義士哉義士哉

### 沈梅岡公傳

梅岡公姓沈諱束字宗安世居會稽父州守公蓋母張氏早喪繼母京師莊氏生三子莊厚于所生頗不悅公弱冠娶張氏僅數月莊卽謀分

爨公持婦泣曰吾方力學自奮今何以資口食當另圖治生耳婦曰治生何如力學妾當盡鬻救資紡織以給君乃日夜拮据公藉以卒業年二十八始入庠序三十遂舉本省癸卯鄉試第一人余叨同舉三場俱爲總裁晉江葵峰黃公所識拔黃公與御史舒公輒稱二生他日有經濟畧余與公又夙投契明年甲辰同上春官公連舉進士余下第辭公歸公授徽州府節推性素嚴峻凡所按歷持法罔貸丁未余入南雍肄



業秋杪東歸公偶以公事過留都訪余邸舍余  
行已數日公遇同年台州應養虛愀然曰此行  
專爲訪暘谷兄乃不得一晤語奈何應曰同年  
等耳獨不可爲吾一少款乎且溫台接壤卽有  
言他日當爲兄轉聞公曰我訪暘谷欲以後事  
相屬我在徽已及三年明歲當內補倘入諫垣  
顧弟有十餘年牢獄災平生知我無如暘谷兄  
他日當爲我周旋之應笑曰君殆夢語耳公曰  
語非夢弟有預占決不爽已又歎曰生死固有

命但後嗣無託爲可憫耳遂怏怏別去應歸以  
語余余亦甚訝明年公果應召與余弟東華君  
德及松江楊抑齋公允繩同待 命闕下三人  
者以氣節相砥礪時 世廟久不御朝分宜父  
子柄國專恣納賄凡建言者卽擬 旨杖謫公  
三人商曰當今言路不開吾輩當辭諫職遂不  
赴銓曹考時聞石塘公淵爲冢宰稔知公三人  
名特留三給事缺以公補禮科東華戶科楊刑  
科 命下搢紳咸駭異分宜父子亦甚嚴憚三

公既入諫垣日凜凜然欲言時事矣前此有虜  
尚文者爲邊鎮名將本兵錄其勞擢後府都督  
掌府事時分宜方爲禮部尚書其子世蕃以恩  
廕任後府經歷侵匿柴炭銀三百兩貴溪夏閣  
老柄國素疾分宜周因揭世蕃侵匿事夏命具  
疏嚴父子惶懼亟乞哀於貴溪貴溪初難之後  
分宜爲解釋明年分宜入相出周尚文邊上時北  
虜猖獗獨畏尚文分宜乃私言於上曰周尚  
文跋扈已極且懷怨望上入其言遂親書於

御屏跋扈將軍周尚文已而北虜復犯邊尚文  
之子戰死尚文亦以老斃所司知分宜銜尚文  
竟不敢以恤典上請時邊事洶洶東華亟欲言  
公以恤典乃禮科職掌遂具疏語激切方草疏  
戒闈人曰今日來謁者不許報公繼母弟莊某  
者數來謁是日至闈者拒之曰主公今日做本  
不許輕入莊固詰門吏門吏言每見公三人譚  
嚴氏父子輒憤激今日想必劾嚴家耳莊歸以  
語其同居衣工衣工出嚴氏門明日馳以告嚴

已預爲計疏上乃言周尚文恤典事內一二語稍侵嚴世廟御劄諭嚴曰當事之臣蓋指卿也時部院俱承嚴意旨含糊上覆竟受杖繫初公寓杭時王家李姓者有女許事公公令遲之旣拜禮科遣人歸迎張夫人張慮公乏嗣過杭娶李氏女偕往時年方十六行至天津聞公逮繫與李匍匐至京瑩瑩旅邸時衆畏分宜耳目獨余弟東華與楊抑齋兩人相顧恤又明年庚戌北虜入犯京城甚震恐百官請主上御朝不聽祭酒趙大洲公貞吉揚言于朝曰今日不速錄周尚文功獄中放出沈束將官誰肯効死分宜益恨之東華是夜上九疏聖旨皆嘉納分宜莫可誰何乃以趙祭酒兼督戰東華往山東募兵實欲致之危地虜退出東華爲廣東兵備僉事趙亦罷歸楊竟以提督光祿劾內臣被慘禍東華轉官過家語余曰沈梅岡被逮時但令弟亟報兄今妻妾困居京邸兄盍爲計余亟遣人持資以往未幾余長兄西華君以庚戌登

第官兵部錦衣有戴良齋者與余兄弟素投契因托之以便相資給張氏止一從嫁僕每日具饘粥間以余意語公公戒有書勿攜入恐致相累也張夫人處京師數年語其妾李曰我死守分也爾未嘗覩夫面當聽東歸另爲計李泣曰旣從夫人遠來名義已定卽死同死耳豈忍舍而去情愛逾篤余自丁未歸十六年不赴春官至壬戌始與姪同計偕抵京訪張於長安邸舍其僕衣懸鶉鬻水自給張聞余至且泣且慰云十餘年無一人敢及吾門蓋畏分宜踪跡之也是春余幸舉進士時分宜寵眷稍衰御史鄒應龍上疏暴世蕃罪惡上敕分宜歸世蕃下獄

旨下自搢紳及市井無不交相驩慶余私喜公出獄有日矣公有內姪在京師從事余私與計今上以孝治天下公兄弟旣喪州守公年八十餘余意借張夫人上疏請以身代夫繫獄歸送老父上或憐而釋之遂代具稿內姪某持揭投諸當路時公繫獄已十八年諸當路多

有不知其事者覩揭無不駭而憐之咸來致餽  
張令僕傳語余曰仗君之庇幸不致凍餒敢妄  
受餽以辱吾夫乎已悉謝却疏旣上余躬往請  
於三閣下華亭徐公曰得法司看了之旨卽有  
望矣慈谿袁公曰民本不易達吾當囑近侍置  
之第一方得徹 聖覽疏上果奉 旨法司看  
了來說時余將赴選出爲令會癸卯總裁黃葵  
峯公召拜刑部尚書行至彭城遇黃悉道其故  
黃曰非君言余此行亦當有處會黃公具覆疏  
留中月餘始奉 旨沈束着放了發回原籍爲  
民公歸未幾 穆皇帝御極錄公忠諫陞公通  
政司通政公竟以疾家居弗復起云

玉介園存稿卷之十一

玉介園存稿卷之十二

永嘉王叔杲陽德著

尺牘

與朱海峯年兄

貴族人來復承翰教兼領嘉紗之惠感謝感謝  
所委已懇書達敝同年竊恐其引嫌不免又付  
之因循耳弟當年初至靖毅然於陳按院處為  
貴族治洛二人伸冤自謂無嫌可避乃竟不免  
於前院之疑其行後密書與朱浹桂公會以示

弟若曹公亦知此意則斷然不肯伸白矣何如  
何如前月初得考察之報爲少虛兄扼腕屢日  
來諭所云同袍四兄弟固不能深知竊意漆濱  
兄雖閱歷久而氣性未平漸峯則檢飭鍊而操  
持稍累衡菴以清脩之才而處衝繁之邑弟固  
知其不堪若少虛兄高明爽朗理劇剽繁事至  
迎刃真可稱美才但視作縣大易任性凌人無  
復顧忌及防閑太疎則誠有之而遽加以二字  
何其寃耶弟與少虛兄相處最久極稱相知若  
稍有穢跡慘行豈不能直切規正遽至如讒口  
所云大率武進士風極敝彼此更相妬嫉少虛  
兄座主吳後菴頗不得於鄉人而少虛誼不得  
不相親密間有一二跡涉可疑誠有不愜衆心  
者而少虛皆冒爲之同年中復從而附會其說  
并至於有今日弟爲之降志求援竟不能解於  
鍊金之口徒付之慨歎而已來諭所云在我自  
強則誠是矣一人之身而欲慰衆人之望豈能  
彌縫徧及惟有此心可以自盡毀譽得失付之

定命庶稍見暇豫耳弟日來政事稍簡近復有  
文學書院之建通邑量田之舉此皆分外多事  
然事有不可終委者甚覺勞神南都近議何如  
有所聞幸不靳箴砭

與潘充菴年兄

杲幸叨驥附復竊同門京邸受教良多一別忽  
三改歲往在靖時聞旌麾往來吳中竟以江洲  
僻阻無緣馳晤繼改海虞盡廢積逋料理日不  
暇給又不遑一通嚮往罪何可言然雅誼高情  
未嘗旦夕敢置去也吾丈以卓茂之資而復職  
司清曠日手簡編比來造詣當益弘邃視弟汨  
沒簿書漫無寸補者奚啻天壤恭喜尊翁伯丈  
壽履益康長公世兄聯飛更迅橋梓益芳花萼  
輝映此誠世所希覲也

與嚴洞庭先生

杲竊祿無狀宜得罪於賢者敢啻不遺辱賜手  
書而副以褒揚之詞乎此乃重杲之不肖使不  
得聞其過而非所以望教誨之意也先生天授



睿資充養宏邃故能完此性靈超詣至道往封  
翁出示家書杲讀之懍然起敬昔人謂志於道  
德者功名不足以動其心先生誠是之矣封翁  
二尊春間偶有微恙杲初無任憂虞徐思我家  
翁方霈福澤於海內天必有默相之者已而果  
平復逾常時杲無任慰喜杲每計古今名臣爲  
國家開太平之業者代不乏人至於賢封君輯  
御於家賢公子毘贊於內共濟其美於一時內  
外畧無訾議此誠古今所希覲也比來邑事覺  
稍清催科幸不甚困第當此稔年寇盜恣橫雖  
緝捕惟勤而消弭無術良用自愧先生何以教  
之文學書院爲貴邑曠典邇幸涵野公加意杲  
因得董其役漸已就緒涵野公欲乞我家翁一  
言記其事先生過庭時幸爲一請適縣友告行  
草率附此奉候伏惟俯垂照之

與朱近齋先生

志稿久已閱過承命欲撰數語附簡末顧吏冗  
日溷蹉跎迄今茲并原稿奉上編中條目甚詳

以翁之學識撰述杲豈能復贊一辭鄙意竊欲  
刪繁就簡稍摘瑕類方成完璧何如何如間出  
臆見拈出數處請更裁定小序止宜以數語總  
括大意多則非體僭亦撰上第恐不倫亦望再  
酌連日聞海警且賤恙偶作又稽使命爲罪比  
來之報實訛傳也書院將成方欲謀爲雅會且  
量田事多未竣杲豈敢有去志亦每以違教範  
爲憂前者賢郎同劉生持示近作甚進靖之文  
體自茲變矣批點已完并附去幸轉致之

與吳少松學博

屢承念存深荷雅誼自惟資淺才庸幸免罪戾  
昨者訛傳奚敢過望且治邑及期事方就緒若  
復徙而之他迄無成績此惟可與高明道之耳  
倭寇幸遂撲滅地方無量之福近日 當宁加  
意用人遷擢不次太平已見景象嚴氏父子先  
後駢戮且籍其家海內稱快想公已聞之矣鑑  
纂久承尊命豈敢虛返邇來政事稍暇容撰數  
語并原帙奉上請教靖志曾閱一過間附鄙見

鄙言不識近齋公會以塵尊覽否幸爲商訂

與許敬菴年兄

歲底敝邑二生欲受業門下輒具一書先容及至真州而兄及瓜今春復持前書奉謁聞兄又有他往不識曾得入尊覽否邇來充養當日就月將恨無緣一晤以祛我鄙吝海虞爲先賢子游之鄉而士友獨不好論學弟方爲簿書汨沒而復苦於孤陋恐終成墮落於盤錯中亦稍覺得力入春來政事漸簡奉函野公之命構文學書院因集諸生爲文會而督之以切磋自媿非其人不足以爲倡率安得真切如吾敬菴者一提撕之也海峯兄屢有書相遺卓然銳志不識時得相會否金陵諸兄弟向來疎闊茲遣吏修問候雖涉世情似亦情不容已者然於吾兄則又不在禮數也

再與朱海峯年兄

昨得邸報知兄有滇南之命初甚驚異已而思之兄初授遽躡清要卽家爲官柄銓者較計勞

逸致兄有此遠涉然登第三年卽爲臬司豈惟  
吾榜獨先卽從來所希覲也獨念兄弟中知心  
者幾人方幸不遠瞻依每書問往來如對面語  
今萬里遠檄懸懸此衷欲寄何由達耶念之令  
人愴恍無已然此離合私悰耳丈夫志四方焉  
能局局守堂室茲行誠壯游哉知兄必脫然快  
矣行期想在秋中自金陵抵滇中兩月程耳其  
土風不異中土而兩司最尊貴尊拏挈以同行  
無慮家叔居此三年近方交代每有書至云然  
敢附聞之茲先走役致賀容候行色將動專人  
馳送也

上溫函野先生啓

杲猥以庸愚幸叨末屬過蒙知遇實荷恩私內  
省才不踰人自知學無適用荐更二邑徒廩餼  
之虛糜濫列三年曾消涖之無補竊懼譴尤之  
不免敢希論薦之特加伏惟門下摺紳師表人  
物權衡望協圭璋謀議贊廟堂之規畫言同著  
蔡品評爲卿士之準繩猶且取善不遺憐才彌

切成物普由全之術愛人切無已之情始焉故  
覆其瑕疵已超常而被徵命既復潛資其羽翼  
乃破格而走薦書杲也勉効馳驅媿駑駘之獨  
後豈期揚播顧糠粃之居先遂使虛名誤重於  
片言定價謬收於一顧清華敢望綿劣奚勝器  
小易盈恐終不免門牆之玷宏恩莫報敢不益  
勵冰檠之操匪云遠冀乎功名庶以近塞乎甄  
錄彌深感戢曷罄敷陳

與侯二谷方伯

往壬戌之秋獲侍教京邸翁方旋旆而杲遂出  
領江邑載更海虞簿書汨沒道里間阻闊焉數  
載無緣一通問候昨秋會令弟四谷兄於吳中  
備詢燕起竟亦無暇附短緘恭惟吾翁隆譽芳  
猷播洽遠邇乃久淹藩省談者爲之未平蓋翁  
之文藻高標素爲海內傾仰司銓者不欲以開  
府軍旅之事累翁將處翁以秩宗樞要故深有  
所待耳杲被召北來叨補駕部謏劣得此已爲  
過分但坐食虛糜無可自効策馬風塵每切長

林之思行當作東歸計矣家姊夫嚴某幸厠末  
屬辱翁曲賜庇覆此皆自賤兄弟推及而甌人  
每談鄉情友誼之篤必以翁爲首稱乃於茲益  
信賤兄弟感激當尤倍恒情也

與王九岳州守

杲自入仕途不奉清教者五六年於茲矣雖汨  
沒簿書然每遇花朝未嘗不馳神芳墅昨武林  
逢吉山辱翰緘佳咏遠寄誦之益令人意興飛  
動杲本無意宦游更兼遭逢遲暮今幸已脫縣

令得就署郎稍浮沉一二載便當掛冠寧須翁  
十年相待也竊計翁謝歸已踰十稔林中之樂  
所得旣深而來教猶謂眼眺髮斑中夜心熱歎  
光景之易徂思葆真以畢志豈獨爲世情牽繫  
未能盡解脫耶回憶舊游存者有幾誠不可不  
猛省矣杲春初行役邊關遂南來爲移家之計  
極欲過家一圖歡聚顧簡書可畏駐杭旬餘卽  
北發回望故山祇增馳溯

與耿楚侗先生

杲昔年幸叨末屬雖不獲時侍光霽然覲粹顏  
聆緒論竊以私淑祛此鄙吝受益良多矣昨秋  
被召北行不獲趨臺下辭謝反承瑤翰遠遺教  
督彌至顧薄劣無以仰副盛望良切內慙恭惟  
吾翁斯文山斗我道正宗振鐸以來遂使絕學  
復明士習丕變中外傾注方殷而況於門下舊  
屬被德旣久受知最深其爲企慕更當何如邇  
來時事甚可痛心杲每出翰教以示二三同志  
未嘗不歎服翁之言爲至論而深惜二君之不  
聞此語也杲春初行役邊關遂乘便南來爲攜  
家之計簡書甚嚴卽日北上舟過雲陽極欲趨  
金陵侍教聞文旌已按徽歛因寓書於家叔處  
轉上聊申鄙臆并謝夙愆

與王繼山先生

往歲竊祿吳中叨兄教惠良渥一別忽復三秋  
曩兄之入對也杲以爲必應臚傳不則首膺館  
選詎意復以吏冗勞此高雅昨秋過惠山得侍  
尊公之教乃知事已前兆信非偶矣今時官守

惟守令得以稍行其志杲茲叨爲署郎每慚尸  
素無補顧不若爲令得以盡心於民以吾丈之  
素蓄積而復發之以純誠齊民之被化蒙休又  
不知其何如也頃者弟奉差南行道出齊魯之  
間齊魯之民皆能道武定德政極欲登眺泰嶽  
觀兄境內化行景象以簡書甚嚴不遑如願及  
攜家而北復經惠山聞我仲翁壽屆稀年登堂  
稱觴而翁又適往寶界不獲面展迄用歉然茲  
者遠勞使命緘貺併臨倍增悚仄緣是得備詢  
我仲翁壽履康樂我兄丈起居純和則又不任  
浣慰

與程景山年兄

榮遷後卽欲修賀因無良便且計兄丈北上有  
期侍教不遠也小溪兄於同門之誼最篤每以  
兄乏薦章爲恨故有此擢及命旣下而龐院疏  
且首列矣又以不獲留兄爲臺諫爲歉當今諫  
職難居惟郎署可以翱翔自適且兄純誠芳譽  
真所謂積實光輝非矯矯飾外者比將來嚮往



未可涯涘眼前遲速非所論矣第敝邑士民愛戴方新一旦失此怙恃遙知挽轡攀轅戀戀無已之狀卽兄丈亦不忍遽舍去今乃可以驗民情當時鄙言亦有足信者吳後翁橫罹衆攻想已見邸報臯萃兄長材美器不知爲誰所搆訪遽致落職聞者爲之不平宦途風波談之神懾兄聞報已久憑至後想卽啓行近來限期頗嚴幸勿濡滯弟策馬都門奉迂軒蓋種種稱謝微忱統容展晤時罄之

與林懷玉年兄

武林奉別上元後行至彭城值浚河築堤不得已攜家由陸勞頓不勝仲春終旬抵都下方息肩而使命適至矣捧誦來緘令人意興飛動當今功利縻人市朝溺志卽甚衰憊猶甘馳逐兄方壯之年見幾秉哲毅然引遯昔人以勇退者比之神仙矧湖中佳勝不異蓬壺兄笑傲其間卽神仙不啻矣弟奔走風塵沉埋簿領近叨副職方事更猥瑣且邊事可憂籌畫莫展尚躊躇

未能引去視兄良有餘媿別業想已落成四顧  
湖光能不念我竊謂兄旣解塵羈於一切酬應  
虛文干請俗習必能屏絕固無俟於弟言然閒  
中須稍有工課使此心此身有安頓處若縱酒  
酣游畧無樽節使歲月虛度精神坐銷雖爲遺  
俗之高踪諒非哲人之芳軌也願兄念之毋以  
委儒復作此拘腐之談耳

與華鴻山先生

杪歲過惠山辱翁遠垂款餞感激無已別來上

元後行至彭城值浚河築埧遂從陸行仲春終  
旬抵都下得躬覩賢郎之捷喜慰不勝吾翁未  
竟之志於茲已酬樂事可想見矣第高才邃學  
竟不得一魁海內猶未滿夙期耳邇來聲稱已  
洽館選在茲昨冬曹小試卽哀然首舉所虞名  
高起妬履盛生讒願翁益廣能散之義消衆忌  
之端以基賢郎大受之業此亦虛盈之理在翁  
當已灼然不俟杲之喋喋也每會賢郎必規以  
韜晦持謙寡交飭行妙齡高第不憂他日地位

不崇倘稍一失足則謗忌抵隙遂爲終身之訾  
矣杲忝通家世講愛助微情不敢不盡幸賢郎  
亦不以鄙言爲迂也

與呂沃洲先生

杲夙仰斗山未緣瞻覲曩歲家叔同事滇中縷  
縷誦翁盛美繼復托交令弟臭味雅投用是益  
敦世誼第後進鄙生不敢妄致竿牘於門下昨  
使來遠辱楚中瑤翰時杲偶奉差南歸今春抵  
京始得拜領捧誦再三良用羨慕計翁稅駕當  
已踰時遙憶憩息名園天倫聚樂視奔走畏途  
真不啻天壤第邦家耆碩輿論方歸卽日蒲輪  
徵召以慰海內蒼生恐東山松桂不能久駐游  
幢耳邇來時事雖治平有象而隱憂方深最可  
虞者塞塵未清而軍實並耗衆議紛紛有似於  
道傍作舍不知將來作何究竟也杲濫竽樞屬  
日惟竊祿是羞稍俟秋風便舄引去當扶策園  
中一聆罄欬以紓平生積跂之懷翁當有以進  
之矣亡弟德極荷念存其子頗知學幸不墜前

聞時正在京師乞恩諸老咸憫其生平或亦可  
得恤典辱通家厚愛敢附及之

與王三湘年兄

前月間有承差行附一書於令叔處轉寄不知  
何日達台覽嗣讀大疏知曾寇方熾折將覆軍  
皆自來所未有以兄威靈臨之時下當卽奏捷  
矣佇望佇望京畿近境災異疊見上下晏然漫  
無燕雀處堂之憂最可虞者虜患甚棘而軍實  
並虛近譚司馬戚將軍至京其論議皆鑿鑿可

行且有已試明驗廟謨未能決策不免惑於道  
傍之言不知將來作何究竟也南北各天無緣  
把袂相慰勞憂 國懷人日勞我衷曲耳

與查碧山憲使

昨歲東歸幸獲侍教飲醇挹清令人醉慕無已  
北來行至彭城忽覩邸報不任驚詫及至京師  
會諸公莫不爲公扼腕乃知公論原未泯滅而  
梟獍之徒肆其讒口祇足以自戕而已宦途滋  
味染指可知吾道窮通信有定命公未竟之享

天必有酬於後人曠視達觀當不復嬰襟抱也  
第敝邦荷公覆幬不能已於追思而賤兄弟受  
知更深猶莫能爲情耳

再與王三湘年兄

前月承差去及梁浮山內翰行俱附短緘不識  
曾達台覽否昨使來接手翰乃知兄有鼓盤之  
戚弟傷於虎者且辱兄骨肉之知誼同休戚讀  
之不覺泣下曩兄與弟談請告之疏弟實從吏  
之意每羨兄茲舉不謂值此傷心其情事又可

想見然兄以強壯之年旣位通顯茲歸鸞續早  
啗麟祥繼至將來光景快足可俟目前偶值惟  
宜曠視達觀不必鬱鬱嬰懷抱也弟倦翼思息  
野性日長遲徊一二年決爲長往之計仕路相  
遭不可再得來教預訂西湖台鴈之游恐亦未  
能遽鼓此興把袂無期轉憶增悵兄之念我想  
無殊此懷也

與戚南塘大將軍

杲跂仰勛華積有年歲頃者獲接英標兼承偉

論纒纒出人意表良用嘆服顧彼此劬勩未遂  
款洽而旌麾且告行矣適辱翰教遠臨知弭節  
有期謀畫初布邊防久弛固難責効旦夕然以  
公之神畧昨者車制一試頃詢朝論咸服運用  
之奇天祚我明篤生俊傑必當建不世之勲以  
紓 當宁西顧杲誼竊同舟敢不竭其悃愚以  
贊雄畫公身閩外之寄惟宜展布自由毋徒謏  
謏然以人言拘闕也

與王九難宗兄

十載睽違豈勝傾注顧冗嬾相因候問久缺壬  
戌之秋承腆示緘貺誨諭勤拳緣奔走塵途沉  
埋簿領竟蹉跎不遑裁謝媿負何當方今宦海  
波濤觸目可畏而聲利汨人沉冥因悟老兄勇  
退幾先矍然莫滓雅操清風卽方之古人罕儷  
豈惟高視一世共家兄欲踵芳塵顧乃以畏途  
遺弟時事可憂邊患孔棘旦夕亦欲解去而勢  
有未能俟過秋防便曷決計當得挹清芬於台  
鴈之間以洗此塵抱也賢郎德度凝重文學宏

深蔚然大受之器春闈暫蹶終當濟美蜚聲老  
兄未竟之志天必有以酬之矣

與傅澤野年兄

春間令弟行時值弟初至倥傯不能少展通家  
之誼倉卒附書又無以申下悃迄用爲歉後欲  
覓便嗣因道路睽阻竟無繇也使者遠來遺我  
翰貺恍自天墮捧誦數過感歎交集兄憫俗傷  
時憂心溢紙顧當今襲敝因頽虛文應塞比比  
而是當事者惟冀積資苟免博一遷轉幸矣豈

復有耿耿憂衷如吾兄丈者哉卽 輦轂之下  
弟恒目覩六曹之所分理臺省之所振刷悉了  
虛文其敝視外尤劇卽有一二智哲稍稍推究  
動輒掣肘竟付之無可如何蓋二百餘年承平  
叢弊積蠹已久譬如高年羸病砭劑罔施賈生  
所謂琴瑟不調董子所謂更化善治然不得大  
有爲之君際中興之會期固非所望矣邇者川  
廣吳越水患異常山陝地坼天裂皆古來所無  
之變 當宁漫無省憂幸 主上無甚過舉諸

柄政者悉崇正持公京師景象似於清明然所  
可隱憂者又不在前所云云也今秋邊報邇雖  
稍寧然虛應強弱之勢不啻倍萬竊恐其畜而  
有待是用朝夕岌岌目今國事最可虞者惟此  
而職方悉肩之弟雖濫竽副二然所典者皆案  
牘細瑣幸孫華山兄久在邊關才雄識卓當之  
裕如或擬弟宜次及自顧才力百不逮孫果如  
人言惟有引去避之耳决不坐致覆餗也非兄  
知我不敢及此尊眷想俱在任所懸弧之音久  
未有聞懸注獨切而來教不一及真爲國爾忘  
家矣

再與王三湘年兄

使來接翰教知兄已解柄西歸乃復拳拳不忘  
粵事仰見愛國憂時之衷不以去就少異近聞  
諸寇入海黨之者日衆聲愈可畏粵殘破旣盡  
茲復突入閩中卽敝省不免震鄰之虞矣兄前  
後所陳皆今日極要之策揭到敝司與華山兄  
誦之甚用稱服 旨下次日卽具覆矣而來教



云云豈走差者竟不錄上耶 當宁固不遽置  
東南於度外然所可共主議者不過如兄所云  
至於推而行之則在彼中當事者天下事未嘗  
不可爲所患無其人耳抱拯溺戡亂長材如兄  
者乃復卷而去之將誰爲底定耶塞北今秋頗  
寧談者以爲備禦有加然較以彼此強弱之勢  
竊恐其畜而有待耳大都近日當事者務因循  
苟觀者好搜索卽有可用之材噤喉掣肘竟莫  
能展布徒令人扼腕憤歎而已弟迂嬾拙劣無  
裨於時昨歸復治別業湖上日夢寐其間行將  
解去計兄再出當索弟於台鴈間矣

與項少溪年兄

使來辱翰緘新編遠遺展誦如對兄吏隱南銓  
可謂自適乃復欲遯迹丘園何投閒之念之無  
已也往每聆兄高論輒心豔之乃今見之行事  
益令人羨慕無已弟汨沒風塵甚知自厭顧遲  
徊未能自決視兄良有餘媿若云時事可爲冀  
一宣力此但可以欺鄙夫耳疏至正值大祀且

諸老咸以爲異故緩旬日乃覆使者亟於告歸  
計兄歲杪可抵第矣此行益得肆意著述不朽  
之業於茲焉在卽兄秘而未傳辱在臭味之末  
當不靳出一二相示也

再與傅澤野年兄

杪秋附使緘書神與俱往顧道途睽阻欲覓便  
嗣音竟無繇也使翰忽來甚慰渴仰發緘誦之  
咸憂時憫俗之衷畧無規切慰勞之語且不以  
待次投艱爲我虞而若謂弟可以任重者過矣

過矣夙稱知心固若是乎今秋邊警稍寧實以  
虜酋大舉西掠近兩鎮之捷恩賚濫叨益用悚  
仄竊憂強弱之勢殊不敢以晏然爲國家之  
福也睢軍戍薊誠如兄言昨始議時已極知其  
謬乃當事者依違其間漫不遑恤虛名用人大  
都類是今方當位未易更也兄旣得佳兒志意  
已暢況當仕之年正宜爲明時宣力何乃數數  
言歸未敢聞命南離兄敦雅君子初會間稱與  
兄知厚卽已預占其人弟旣不獲時覲兄得侍

南離猶聆兄之罄欵也

與徐鳳竹先生

曩者附使裁候越歲竟缺嗣音緣昨春奉使南  
行抵京來僅踰數月道途睽阻覓便無由茲者  
遠辱貺緘拜領增悚念自竊祿大方卽蒙門下  
傾蓋之知邇者兩過吳門輒勤貴邑士民相念  
而賢郎諸昆垂愛更殷聲問不絕自惟薄劣何  
以蒙此惟有媿感而已伏惟吾翁深資隆譽中  
外夙推當年勁節批鱗奸諛喪魄至今耿耿莫  
風在人耳目頃者敘錄舊勞咸膺異數顧翁藩  
臬遲徊無殊常調杲未嘗不扼腕於斯然楚中  
英彥悉在門墻滇海黎毗咸歸化理翁平生實  
學漸究所施至利鈍崇卑固知久置度外方今  
當宁苟求耆碩之賢銓衡務舉綜覈之政握  
樞秉鈞旦夕首及於翁矣杲濫竽樞屬已踰數  
年近叨副職方更憂覆餗所幸邊警晏然得以  
偷安尸素然不敢忘衣袽之戒也

再與王三湘年兄

前月差人旋諸凡已具復計兄發書後當卽入  
覽矣茲不再及使來備詢抵第後近況鸞續之  
舉聞頗以鄙見爲然蘭夢有徵想在旦夕矣日  
來時事視前時頗覺安妥存翁相業卓然一時  
乃不甚係去思而不知事者顧有齒及其舊出  
門下者良可一歎吾輩正宜自樹信乎不可有  
所憑藉也兄暫息歲餘便須一出以了平生孜  
孜爲長往之計非弟之所願聞閒居更宜自愛  
屏謝俗緣於一切治生事悉置弗問弟之屬望  
於兄者誠不淺非骨肉之知不敢及此

與張東沙先生

杲憶在髫年曾侍翁於清源舟中翁以通家子  
弟猥垂開迪屈指今三十餘稔矣賤兄弟靡日  
不念之也後以先人墓銘上請時方在哀經不  
獲躬詣辱敦夙誼慨賜之銘每欲一登龍門冀  
伸下悃竟蹉跎未遂缺然在心頃者承翰教遠  
臨捧誦不勝悚仄恭惟吾翁耆德碩望海內仰  
之如山斗賤子謬竊通家不能一修候問至厯

尊長見存愧罪誠無以自解耳念杲晚叨一第  
兩縮邑符復厠郎署濫竽樞屬者三四年矣而  
漫無所自見懼有玷於先人羞無稱於先達行  
將挂冠東歸當走四明山中追攝杖屨也今親  
艾子杲所稔聞顧旣爲當事者所重敢不承命

玉介園存稿卷之十二

玉介園存稿卷之十三

永嘉王叔杲陽德著

尺牘

啓西亭殿下

自褚君行一具短牘後以奔走靡遑鱗鬪寡便  
遂不獲嗣候企朔下忱與日俱積鄒山公過吳  
重承緘貺益增感佩伏審德業日崇著述益富  
卽東平河間無能專美於前矣仰羨仰羨杲濫  
役重鎮日惟整飭兵防鞅掌案牘此中雖多才

人雅客竟無暇與接談日見墮落耳齒髮漸已  
種種行當爲東歸計第此生無緣一覩輝範良  
用耿耿

與譚二華尚書

早春倉卒具候辱翁忘其疎劣遠賜翰緘教督  
彌至感激感激頃撫臺頒示宏議翁爲東南顧  
慮卽生長其地者曾莫能知誠所謂懸照萬里  
矣自去冬迄今春數傳島夷計欲入犯杲向在  
海上整楸以俟顧承平旣久防汛向爲虛文頃

歲稍一振刷而黃總兵遣徽人江應晴者造輕  
舟細探倭寇入犯要路汛期卽令領督慣海兵  
船駐泊遠島遂有此捷其功雖不足多然亦可  
以褫倭奴之魄而作將士之氣矣海上諸所經  
畫悉奉廟謨然隨時調度難泥故常而選將練  
兵誠不可一時懈焉者議者謂增兵不難而難  
於處餉杲以爲處餉不難而難於擇將將得其  
人則衛所之戍卒可使爲精兵不得其人則召  
募之民兵悉以充私橐往年陳習以青南之卒

而建奇功今歲江應晴率烏合之衆而成克捷其已効可覩也此間水陸將官隨材器使未必無人惟在吾翁破格而任之耳蓋循資用尋常之才惟務苟安以待遷破格拔跣地之士必能感激而思奮故自用兵以來能建立功名表著於一時者類多草野之夫而鮮統禕之裔此固吾翁之所熟識也果亦辱翁破格之遇者輒敢以所知上聞惟吾翁恕其狂僭亮其無他果無任悚息之至

與李霖寰邑侯

僕在魏三年獨於課士稍有成效然所藉以增光者惟我賢友耳僕之屬意於足下與足下之所懷注於僕固不在書札形迹間也讀兩試卷反覆不能釋手足下之才誠所謂天授顧所得於師友者良多而來書猶歛然自視於此益占虛受將來德業殆未可量曩僕與荆石書亦惜登進太驟俾不獲老其才然卽此亦儘足魁海內登玉堂而顧令縮墨綬爲縣令此殆天所以

玉成足下也杪秋於邸報中見榮授嵩縣聞其地簡僻易治深爲足下喜第書生一旦尊居民上當日持兢業愛民如稗赤處身若儒素不患治行之不卓越矣治邑之暇儘有餘工當益留心墳典僕之所望於足下者不獨在文章事功願更反求之身心以爲光大之本期無媿於古人可也遠勞遣使具見雅情適行役于外應酬匆冗又不敢久稽使者卒卒裁荅殊未能悉此後惟日傾耳政聲竚觀德業知足下必有以慰我也

與魏雲門司理

日者遠承遣使僅附便裁復嗣後不獲嗣音文從抵東省計已數月初入仕途又當省會固知酬應爲難惟日持敬畏而復濟之以耐繁久之自當豁然事至迎刃而解矣至於防閑宜密問斷宜恕實政實心無矯虛譽當時師友中諄諄相告正期試之於今日也努力努力尊翁曾至郡就養否令兄歲底追送鳳洲公於德州曾有



一書相寄偶有便人入魏已緘一書荅之矣茲  
偶濮州人便草草附布諸未能悉憲使龍斗垣  
公乃不佞同年知厚亦具一書以足下相托見  
聞當能道之

與何心泉太常

自丁卯歲奉違戊辰歲裁尺牘附令弟世兄轉  
上猥辱還報嗣後彼此不相聞者六年於茲矣  
老丈碩望芳猷卷懷遵晦及起而操大柄遂有  
以副海內之望今且旋陟魏顯勲業琅琅朝著  
間誠可以紹前休光世德矣杲本以迂劣僕僕  
外僚罔効尺寸而尤戾叢積多口見憎仰仗門  
下曲爲庇覆良用內慙念自早歲耽幽絕意進  
取今驅馳十餘年顛毛且種種矣而猶縻戀未  
去山靈見嘲舊侶貽誚來春倘免擯斥卽決意  
長往耳濫役吳中踰幕辱貴鄉繼峯公之愛無  
殊老丈至弟欲求去懇其贊一辭不可得知弟  
又未及老丈也令先人遺躅舍兄奉貴同年華  
崑源公之托纂輯成編寄杲登梓因老丈柄銓

三才圖會卷之十三  
五  
恐爲梓人所笑故遲遲至今始付之敝鄉人多  
不文不能闡揚先公德惠然士民愛戴之衷真  
有久而彌深者偶值敝鄉虞太行便謹以六十  
部并原板附上

荅王駟伯文學

讀所遺書酷類周秦以上策士之所爲足下信  
奇士也獨慚僕非伯樂耳僕生長海上少鮮師  
承長疎問學今潦倒且垂暮矣而一無所成惟  
是愛才好士則日遑遑焉曩在北郡僅得一魏

懋權至吳且踰歲吳中多才淵藪僕誠思願見之而談者咸謂無如王公子故聞足下歸則喜聞足下病則憂今雖未覩足下面得見所爲文吳中之士誠無足當足下矣夫以足下之才而肆力於詩文欲漢魏李杜則漢魏李杜欲左氏馬班則左氏馬班降而爲時義獵科名直士苴耳此皆非僕所望於足下孔氏之書具在當取而會之於我心足下方病起百慮屏息斂其神于內照必有泠然覺悟處幸毋誚僕爲老生談

也昨客館中接來使不能裁復茲適返道輒草  
草布此足下病愈毋強出會晤當有時矣

### 與胡廬山先生

曩丙辰之歲舍兄侍翁夏曹卽遺書于杲曰近  
獲交廬山先生誠海內山斗也時杲方跼伏草  
莽以末由待教爲憾後數年濫役仕藉而翁則  
卷懷矣每見海內同志之士所以仰屬翁者又  
不啻如舍兄所云也及翁勉起赴徵命柄文楚  
中杲曰冀或得廁僚屬之末一覲德輝乃久淹

北郡旋復徙吳天靳良緣竟阻攀造然此心則  
靡日不嚮往頃與令弟共事吳中一見間知爲  
有素養之士已乃知爲翁之季也以十餘年積  
企舍兄夙愛之故輒向一吐鄙衷未敢遽爾通  
賤名顧辱翁不鄙錫之緘翰惠教嘉編讀世敘  
益知翁淵源有自誠所謂以道德世其家者仰  
羨仰羨杲自少與兄姪輩頗有志於斯道顧志  
分多岐竟成墮落近稍知刊謝枝葉歸歛本真  
而行且暮矣然猶不敢遽然自棄願吾翁有以

王介園存稿卷之十三  
教之令弟佐郡署邑種種實政不愧家學而人  
顧以虛嚇求之則左矣杲不能揄揚當路乃有  
茲轉良用愧懊然得從翁於泉石之間樂天談  
道視俯仰畏途奚啻天壤哉舍兄幸猶未衰乞  
歸十踰年矣三子皆已成立長子叨鄉薦有孫  
八人知翁所欲聞敢附及

與周衛陽年兄

憶自魏博遣候癸酉春叨轉南來時以戒行匆  
迫遂不及相聞抵吳忽復二載簿書奔走畧刻  
靡寧追念舊游輒用感愴當時先後同事諸兄  
二十餘人今不在世者已五六矣顯晦升沉又  
何足問此中近設糧道相與朝夕惟舒繼峯兄  
頗投臭味每談當時權奸竊柄恣行胸臆一時  
正人君子悉被擯斥今公論旣白 當宁需賢  
如吾丈者所宜亟拔置要津以標海內乃猶宵  
然未聞 詔命誠不知其所謂弟昔所期終當  
不爽願吾丈益堅自愛自愛人來承札示知閒  
居甚適桂子蘭孫日見昌熾齋前豐後天道不

三才圖會卷之十三  
憊惟丈需之而已吳中邇來賦役視昔較異投  
靠不行糧道鮮累士夫頗覺不利而應役者無  
甚畏難但民生日蹙狡僞益滋宦於其土者其  
岌岌甚於曩日若弟則日惟引去固自綽綽然  
也三湘日峯二兄前歲謝世想兄已聞之中岳  
海峯古雲亦於近日相繼淪喪知厚兄弟凋落  
殆盡而三湘古雲且斬然無嗣痛悼不禁百念  
灰冷逐逐畏途更何爲哉

與申瑤泉年兄

杲簿書俗吏僕僕奔走不遑數通問候頃者重  
辱瑤函深荷存記顧濫役已兩踰年曾靡所効  
涓沫海防末議僅稍稍那綴以苟幸無事而請  
餉一節司計者猶爾靳惜欲遽已則兵力愈單  
欲加徵則民力甚困今歲海上頗聞島夷治艦  
爲入犯計飭勵將士不敢不預防至問庫廩所  
儲曾無數月之積杲十年前令海虞時府貯兵  
餉不下十餘萬又前此則常數十萬其費則數  
倍於今也乃今則罄然矣世所稱富庶甲於海

內者顧若此官府百爾供輸裁削殆盡至詢之  
民間則日見窮蹙漫不知其何繇故杲每以當  
今所憂者不在區區海防惟民困財詘爲深可  
慮耳豈惟吳中卽海內皆爾矣邊鄙之臣惟是  
過計實亦帷幄啓沃者之深憂也何如何如

與桂巽川郡伯

昨秋聞以三輔暫借高賢旣爲魏博士民慶而  
又私竊自幸乃久未聞榮蒞之期杲日切延頸  
無異於魏博士民也差官來領緘翰知杲春始  
下車煩暑中方苦勞溷三復來教如浥漑露而  
坐閭風矣杲竊祿魏郡三年實多遺垢獨園亭  
叢菊茂荷今遇老丈復得揚其清芬何幸何幸  
念自壬申之秋海峯兄過晚香堂中同嗅寒花  
旬餘不忍捨去不謂此別遂成永訣每京邸書  
來輒稱同心惟有老丈能不惻然傷之耶郡中  
舊事無足爲老丈道者惟是書院諸生已稍知  
向方幸加意一課他如社倉之儲蓄元大兩縣  
夫馬之協濟杲亦曾苦心於此乞老丈檢舊牘

一修舉之貳郡李少圃古君子也誠可托心腹  
諸凡不靳顧問必能有以仰荅盛雅矣

與王承父

惠山晤後日繫我思迺踰年不獲相聞此身既  
墮俗吏念之祇自厭耳細誦高篇似猶肯索我  
少囂塵之外至讀澆花日買西山水之句則又  
不覺輾然大笑往年京師好事者浪傳此語及  
守魏博築晚香堂後大計幾以此論罷而山人  
又侈談之他日將據此爲詩案矣僕嗜菊癖過  
淵明不能早爲拂衣計無恠乎見詆於時輩也  
近官舍中闢餐英館所蒔寒花頗可觀遺書蓮  
渠邀山人同過當開別館相延決不敢屈高踪  
入公門也幸惠然臨之

與桂巽川郡伯

前便役去倉卒勒狀後更無緣嗣音頃郝司理  
至吳又肫肫道翁丈善政且屬意文學竊爲魏  
博士民慶幸茲辱翰貺遠臨捧誦不任感愧曩  
杲竊祿三年不自揣其迂劣妄有所建樹懼不



免於多口繼幸借重高賢曲覆其瑕垢而又潤色其所未逮俾杲不終貽患於魏之士民念昔聯班省署幸托肺腑久要之誼乃取徵於今日誠平生之大幸也晚香堂前秋菊所遭尤奇昔海峯兄曾過堂中嘗笑語杲曰他日得免於廐櫪之場幸矣詎意辱翁丈臨之視昔倍勝固斯堂之幸而又杲之大幸也海峯兄平生知厚惟翁丈與杲三四輩茲辱惓惓念及甚用感激其天闕舊阡弟向年已預言其不利春初間行至山房於祖墓側得一區頗勝近已售得卜在明春舉襄事誌文杲誼不敢辭其遺稿僅得二小帙近已校付梓吾翁丈不可無一言序之也容當另請所需左編容另覓便寄上吳中諸刻誠廣若文編與賢郎所索性鑑集要則皆閩刻去人從陸行不能附俟有便舟爲翁丈多致也

### 與魏懋權文學

曩魏人去及濬宋生歸俱有書附不知曾達覽否郝君來辱惠緘翰良慰我懷讀兩試卷知我

懋權近來所造更深間出以示吳中名士靡不  
歛衽王冏伯近作甚有奇氣屢試高等眼頗空  
人至見我懋權之作則未嘗不甘退一舍來科  
魁海內萬萬無疑努力努力初場生固以爲冠  
絕矣至溺於俗習者猶謂非具隻眼未必盡投  
欲我懋權更求平等俯以隨時僕亦甚鄙其說  
不識懋權以爲然否也吳中自昔多材前歲欲  
懋權過此以廣見聞乃竟逡巡未赴今試事已  
逼不識尚能發此興否聞尊翁已就養東郡懋  
權無他內顧從清源乘舟東下計程不踰月昔  
史遷南游江淮浮沅湘會稽九疑歸而文章始  
進我懋權之才前無古人獨株守一隅不能舒  
豁襟懷僕竊有所未取也僕居此已三冬簿領  
驅馳之勞十倍於魏數欲求去而未能遂竊計  
時下可循資一轉便可脫身而兩院復有增秩  
留任之請不知將來作何究竟偶東郡有使人  
承令弟寄書其人卽日告行偶于役於外輒附  
此相聞頃辱顧警韋遺我緘貺茲冗次未能荅

幸先爲道意董生勉其精進近作有便寄一覽  
二君得依顧君可謂不失所親矣

與魏懋誠司理

往聞賢友借理東郡固知省會之地相臨旣衆  
事務必繁然意吾友年力方壯足任其勞而又  
素小心畏慎必無疎漏今讀來緘惴惴焉如勿  
勝爲憂反覆數四爲之憮然吾友旣知其難則  
必朝夕警惕何慮弗濟生前所云斷不舛矣顧  
仕途初入卽諳習世故者猶不免齟齬矧吾友  
方輟章句而遂令應萬變之民情理數郡之刑  
濶測諸上官之意向誠亦難矣然亦惟持我至  
誠至公之心以御之卽上下自當感孚鞠斷自  
無枉濫一切機巧術數世所稱以爲巧宦者宜  
悉屏去毋事苛刻以銜名毋窺意向以迎合毋  
見猥瑣而厭煩查盤斷獄寧過於恕以盡人之  
情無寧過於忍以入人之罪訪察賢否寧爲慎  
重以隱人之惡無寧輕信以彰我之明惟反求  
此心無媿於平生至一切利鈍悉付之天命則

此中常坦然無所顧慮自不見其爲勞僕生平最迂拙獨於此種念頭持之頗定故卽有疾之者久之旋復消解以吾友有一日之雅而又倦倦下問遂僭布之春間敝同年龍斗垣赴東省掌憲曾以尊名相托後濬縣宋生去曾附一書與令兄轉達今來書俱未見及豈付之浮沉耶頃郝司理至吳令兄有書見寄并附兩試卷邇來所造較往年更深間出以示吳中名士亦無不推讓來科必大魁海內無疑聞尊翁已就養更爲可喜尊翁熟于世故生前所陳試以質之尊翁必不以爲迂也

荅王鳳洲中丞

杲一冬于役於外歲除方回婁江凡四拜緘翰新春復辱高篇之貺深荷吾翁囑念之殷念杲猥以迂劣久濫大方罪過滋積茲復叨增秩留任之命甚悚且懼幸貴城諸公猶未厭鄙而賢伯仲則又亮我于時態之外獨媿無以仰副之耳賢郎逸才雅韻科第殆其餘事耳第不免

少年意氣杲見間必投老生之談雖似近迂然  
實對症藥也起龍之病至今未平其門戶事凡  
力可爲者決不敢他委至力所不能及亦付之  
慨歎而已吾翁翁壻至情當終始撫其遺孤庶  
華氏父子得瞑目於泉下矣

上閣下相公啓

杲卑末庸才疎迂下吏自顧蕪蕘陋識久荷垂  
青詎意葑菲微資重承推赤學慚軍旅濫寄職  
於封疆才乏折衝空致身於桴鼓每懷負乘之

懼兼貽任重之憂頃者島夷竊肆于遠洋將卒  
爭殲其醜類寔賴 廟堂威德之遠布遂使東  
南疆圉之肅清杲雖列在行間自揣曾無寸補  
恭遇相公閣下忠勤體國吐握匡時戇論必容  
弘潞公之雅量微勞盡錄踵元聖之休風久矣  
加意邊陲由此推恩踈屬奉揚 明命重獎微  
功旣獲列三品之崇階仍使駐一方之行省仰  
叨采摭莫致驅馳俯諒悃忱何當感激杲敢不  
勉晷後績誓竭愚衷少酬知遇之私用效涓埃

之報乘風擊楫未敢必海不揚波待旦枕戈願  
見使郊無吠犬敬陳尺牘聊布謝悰伏冀台慈  
幸終鞭策

與譚二華尚書

杲逾時不獲一伸候問死罪死罪緣謗劣謬當  
劇區簿書奔走殆無寧晷又以疎逖不敢數溷  
尊嚴然仰戴高厚則無刻敢忘也伏自吾翁柄  
樞以來南北疆圉肅清寧謐稍有不逞之徒旋  
卽殲殄弼成熙洽遠畧宏勛誠度越今古矣昨

者海上之役遵奉

廟謨偶獲天幸乃過蒙甄

錄謬叨渥恩敢忘所自拜

命已來日惟惶懼

思欲勉策後效以上副知遇時下汛期已屆新

設游哨兵威十倍於昔聞浙中又倍於吳已於

是月之朔遣往會合分駐各島卽旗鼓先聲而

已讐倭奴之魄且諸將領悉蒙破格超敘各當

其才靡不感激自吳淞抵金山數百里海岬屹

然長城似可紓吾翁東顧矣獨杲本不堪鞭策

且迂戇多忤衆口難調恐終不免於仆蹶乞翁

王介園存和卷之三  
終始憫之俾得全其晚節以去乃至望于大造也茲專役申謝不敢以儀幣上瀆伏惟台慈俯賜垂亮

與王荊石年兄

杲踰時不獲通候然每侍老伯翁暨次公輒聞老丈纂修爲勞眷寵日渥甚用慰仰杲濫役三冬驅馳良苦日冀循資一轉可脫重負遂卽丘樊不謂謬叨留任之命雖欲策駑驅疲而力竭事廢將何以上荅知遇耶次公侍庭闈之暇旁搜百氏丙夜伊吾同於經生杲數數勸駕而猶欲逡巡俟秋賢郎妙齡神解近一試輒哀然首舉海內掄魁固德門故事不足爲異耳老伯翁伯母宴起益康日課賢郎不少輟老丈彌贊明時更無勤內顧也

與桂巽川郡伯

踰時不獲通候緣乏便鴻且牽病冗也伏喜德化益隆文教斯洽頃覩畿錄魏中名士俱獲登進而魏生伯仲聯翩並魁畿士尤爲可喜記曩

贈之詩云驥足已看空冀北鳳毛誰復羨河東  
可謂先識譬諸稼焉鄙人播之而老丈實穫之  
矣一笑一笑弟久濫劇區事變突來雖竭其駑  
鈍以弭之而終莫能效求去未能惟有坐以待  
斥耳老丈何以教之

與魏懋權解元

九月十日得順天小錄首覩伯仲高登繼聞館  
中屬意諸友俱捷喜慰不勝懋權淹至今日設  
下一名亦不足以副鄙意鳳洲公昆仲偶俱抵

家余亟馳報隨過酌酒相慶卽罔伯暫爾垂翅  
然亦非戰之罪也南樂科第寥寥將百年而君  
家昆仲聯翩高舉且一科四人卽素稱名邦亦  
不是過固一時氣運偶逢然北方之學不可謂  
非倡率之功也數日前荆石寄至書義三篇純  
粹以精較往時之作又一機軸出示吳中諸生  
莫不縮頸南畿顧子亦余平日所推冠四郡者  
其奇氣不讓懋權而又同治尚書春闈元魁未  
知誰屬然以兩墨卷揆之會場每科所取似又



當讓懋權一籌也努力努力自此玉堂金馬唾  
手可得所冀益視歛然務宏遠志求不媿於科  
名不負夙昔之所期屬此則區區願望之衷又  
有出於會狀之外者知二君必有以副之矣尊  
翁比來當益壽康懋誠政聲日懋慰藉慰藉僕  
濫役吳中數年不任驅馳之苦緣昨冬謬叨加  
恩未敢求去然此心無日不在故山矣川途悠  
渺無緣把袂相慶茲遣役奉賀并索年來所作  
諸義并論表付梓以爲多士矜式幸卽惠之豈  
麓自東歸後向以病杜門尚未獲一晤茲從京  
口遣役亦不暇與渠相聞也

與董見心秋元

曩僕之識拔足下也髮未覆額後屢試而愈奇  
之別來數年靡日不念而足下無一字相慰魏  
懋權每書來輒稱董生才當避一舍僕甚喜然  
獨疑其未就矩矱頃覩畿錄至君名不覺憮然  
自失蓋自羣諸生於館舍每向人稱長垣李生  
南樂魏生元城董生必相繼冠畿北今二生已

哀然首薦足下稍須卯科年亦僅踰弱冠耳何  
汲汲取茲捷耶懋權書則謂二主司甚奇君又  
以策語過激置後列今讀所寄書奇氣溢紙其  
未甚就矩矱則猶不免如僕所疑者所謂執轡  
康衢和鸞中度僕未敢信以爲然矣少年高科  
昔人謂之不幸肯暫輟南宮負笈南來與此中  
諸雋才相砥礪他日當爲海內名家豈止度越  
魏中人士已哉僕倘未卽擯去猶能爲東道館  
穀主也惟日望之惟日望之

與徐檢菴太史

曩亡友海峯病坊京邸也惟門下哀之獨至又  
辱念其後人時厯誨督杲往聞之康山人及朱  
生所口述未嘗不淚簌簌下感刺骨也杲前歲  
始獲爲海峯卜葬昨冬始畢窀穸勉撰數語志  
其墓媿不文莫能闡其生平而王敬美見之謂  
海峯當垂絕時神清氣寧庶幾達於生死之際  
杲恨不獲臨訣不能詳其事且云須得門下傳  
之其子之榦曾以此請而杲苦吏冗竟逡巡不

能致一緘頃承瑤翰遠辱則諄諄追念亡友讀之不能不涕泗橫流知門下必不斬一操筆也杲平生於交誼故情每每牢結不能解去又最忿世情冷熱鄉縉紳後人被侮輒欲攘袂掖之使安知尊諭所云朱生非以門下故其尊人二山公與先君游好杲髫年曾一覩顏面其他如石川鎮川雲峯諸公又奚暇先容哉而此中薄俗固有肉未及寒而同類輒相凌轢者杲於此誠不敢避嫌怨冀稍稍挽回甚至蒙謗議卽亦不暇恤也濫役此中無如果最久而尸素招尤亦無如果最深且迂戇疎劣於一切時局漫不省解擯斥所宜首及者惟大君子或亮其無他耳

與魏懋權解元

自入春來日翹首北望以爲魁天下者必我懋權也及覩題名馮君以尚書首榜則知懋權必不後之矣豈臨場有他故也抑杲不遇隻眼耶與鳳洲公恹歎屢日然金昆玉季已兩聯登造

化或猶有他屬意者欲遂江南之游俾平生相  
知如僕與鳳老得再伸宿緣耳懋權能無意乎  
僕行且衰矣日求脫樊籠而莫能自遂計資秋  
冬間或可一轉便決計長往懋權不於此時曷  
一把握此生無復遘晤期或與董生策馬而東  
計程不過半月耳昔子長歷覽名山大川而文  
章始進斯又不獨爲區區故人情誼也黃都護  
遣其乃郎赴試試畢卽復東歸或與偕行猶便  
僕亦遺書郡中諸公勸駕矣惟懋權其曷之尊  
翁想益康勝令兄高捷未遑遣賀當具達京邸  
也

與孫華山年兄

近岡兄入 覲附一緘并絹衣一襲當卽達杪  
冬邸報中見榆浦兄疏知其必免亦料代之者  
必兄也此惟當在三年之前而必以挨貢反之  
當事者良亦可笑近日邊事可虞無過於晉鄙  
非兄誰能肩之嘗記坐籌邊堂語弟曰此官想  
終當做恐必至難支撐時方尋我耳今誠驗矣

聞老酋已衰部落頗逞板升之黨日多夷夏之防已決譬諸癰疽已形恐不能復用解散之劑若聽其自潰其禍又不可測兄度力能制之則爲國家早消此罔測之難力不能制則當巧爲羈縻之術一切鋒稜俱宜斂輯往年燥厲不可復見之詞色弟念兄良切故爲爾過計耳舊所寄書杭君者向不至吳一謁近過毘陵始訪之此君頗有延陵遺風誠超風聲氣習之外非兄亦莫能識之極感兄知遇之渥備道兄念弟之殷盛稱兄虛心和氣似不復舊時阿蒙弟當此繁區凡四改歲心思旣竭筋力告疲迂拙依前而物態多變寧爲時局見誚不忍失我故吾大計幸免不早爲引退計擠之者將至矣知我惟兄必以弟言爲然也但恨與兄把握之期此生恐不可再得耳前聞郎君患瘡已愈甚爲兄慶弟是月初十舉一孫妻孥在官舍皆苟安知兄聞之亦必爲弟一喜也

與宋華陽大理

王介園存稿卷之十三  
杲叨役末屬數年辱臺下畧屬吏相臨之分推  
家人一體之情誨諭懇篤庇覆彌周故久濫巖  
區杳遭讒口而猶得免於擯斥者秋毫皆臺下  
之賜也豈惟入仕以來所承上官罕邁卽平生  
師友父兄亦未嘗有顧念若斯之篤也古稱士  
爲知己死若杲之於臺下誠捐糜莫能爲報矣  
真切真切句容途次拜違與馮君相對幾爲泣  
下詰旦馳歸海上調度舟師隨以室人邁疾遂  
蹉跎迄今方獲遣候此心無刻不懸係履慕也  
臺下初息猥瑣獲遂燕閒金陵景物娛情故交  
歡聚想見履況且邸舍獨居係念方切恐不免  
益動歸思耳光景隙駒榮華朝露見幾卷懷古  
稱明哲杲不敢以世俗之見從史臺下非恃夙  
愛不敢及此近以運道水利橫被叅罰非政府  
洞鑒幾於不免鬱結鄙衷無繇控訴率爾勒狀  
布下棕縷縷莫能罄一伏惟炤鑒

與李義河侍郎

杲自昨春一條緘素缺然不及問候者踰歲矣

念以迂戇之資當巖劇之區尤戾滋多指摘日  
衆辱門下亮其無他曲爲覆護幸免亟黜比得  
邵使君寄示杲漫不知何以得此于鉅公長者  
昔人謂知己重於感恩杲於門下豈敢徒云感  
恩已哉杲濫此五閱歲矣此中政務之繁固門  
下所熟覩近兼之以運道驛傳則又向日之所  
無者頃於兩事幾蒙譴斥賴明公優假僅爾薄  
罰此莫非門下先容力也至於水利一節九江  
南民命攸關主議者旣欲設臺使矣至所以奉  
而行之又悉委之於不肖杲牛馬齒已向衰卽  
今日所職竭其駑鈍猶莫能支乃復益之以重  
負其仆蹶可立俟矣惟門下哀而憐之俾得全  
其末路以去則終始生成之恩當銜結于九地  
也

與鑑川尚書

杲海曲鄙生筮仕也晚昔從都下望見明公車  
塵已私心慴驚知爲邦家柱石後竊祿兵曹則  
我明公開府西秦每有封事飛奏必深中虜情

坐見萬里復與同曹郎手額歎服以爲天建長  
城韓范未足倫也乃終不折尺箠而令二百年  
之驕虜委命歸化 社稷大伐開國以還寧可  
再見哉頃待罪南輔常鎮二郡曾爲我明公建  
節之地胥掾舊役猶能頌述美政杲雖不敢忘  
高山景行之思而才疎負重日積讐尤非仗台  
慈大庇何由能免於罪戾譬之品物霑濡於雨  
露之下而不言所利何敢忘乎茲者恭遇 聖  
眷益隆正位大司馬南夷北虜望風褫魄朝野  
胥慶和氣翔洽而窮海下吏亦藉苟縻歲月以  
竊斗斗幸甚幸甚久緣疎賤未敢濫通姓名切  
惟古之賢豪生於千百世之上猶思一托夢寐  
以爲快而況杲幸生於我明公之世安有自  
於陶鎔以貽終身之愧悔乎敬布腹心伏希俯  
答

與劉鳳西夏曹

憶丁未雞鳴締交越二十年再得侍文於夏曹  
已已一別忽忽又十年矣人生幾何流光不啻



坐見萬里復與同曹郎手額歎服以爲天建長  
城韓范未足倫也乃終不折尺箠而令二百年  
之驕虜委命歸化 社稷大伐開國以還寧可  
再見哉頃待罪南輔常鎮二郡曾爲我明公建  
節之地胥掾舊役猶能頌述美政杲雖不敢忘  
高山景行之思而才疎負重日積讐尤非仗台  
慈大庇何由能免於罪戾譬之品物霑濡於雨  
露之下而不言所利何敢忘乎茲者恭遇 聖  
眷益隆正位大司馬南夷北虜望風褫魄朝野  
胥慶和氣翔洽而窮海下吏亦藉苟縻歲月以  
竊斗斗幸甚幸甚久緣疎賤未敢濫通姓名切  
惟古之賢豪生於千百世之上猶思一托夢寐  
以爲快而況杲幸生於我明公之世安有自外  
於陶鎔以貽終身之愧悔乎敬布腹心伏希俯  
答

與劉鳳西夏曹

憶丁未雞鳴締交越二十年再得侍文於夏曹  
已已一別忽忽又十年矣人生幾何流光不啻

轉瞬追念舊游豈勝慨歎老丈夙負鴻猷厥施  
未竟而遽爾懸車豈獨知己者扼腕伏諗林居  
甚適日與諸公纘先正之緒可謂無愧此生弟  
牛馬齒衰而又驅策無已不惟建樹靡効且懼  
不能自全辱在夙愛其何以教督之次君丰格  
迴絕相見甚懽蒞吳未踰月而聲望踔起鄙人  
愛助微誠固不容自己然實無所藉之也

與蹇理菴年兄

曩丈有入晉之命弟遠在海上踰時始聞卽欲  
走役往候會黃都護云尊從已發繼得來緘不  
任惘惘南北曠阻竟無從覓便鴻懷遡徒切忽  
枉使翰如聆晤言載誦嘉篇毆我煩惱幸甚幸  
甚蒲坂爲陶唐故都淳風具在以吾丈臨之直  
當卧治句吳澆漓之區豈足以辱君子舍此赴  
彼何異脫羊腸而就康莊哉弟輩向所云云惟  
冀朝夕聆教罄展夙懷耳丈不以爲怪而謬見  
德良有餘愧矣弟淹此五年已不勝其勞瘁曩  
所談水利茲復悉以見委近追陪南臺使者浮

泛河港中彌月筋骨旣疲心思且竭又慮牢籠  
益固解脫無期文得無憐之乎屢閱邸報未見  
本菴兄榮補不知此時何適澤野兄當已赴平  
渡華山兄春仲尚遺弟書不意奄忽長逝可勝  
慨悼想已歸襯楚中矣

與王和石儀制

錦里侍教數年雅愛真踰骨肉遽爾解攜惘然  
如失別後屢承緘翰恨無北翮可以相致聞渡  
江後舟行甚迅計初夏可以抵京杲一春僕僕

春杪居敝廨旬餘每得侍伯翁清燕昨觀名花  
於東宅追憶舊歡不能不悵然也近撫臺及水  
利一時并臨勢不能兩顧疲病之軀踈逃之性  
得譴以去固所深幸耳江南久旱老丈所目覩  
也然輓水濟運數千漕舟旬日盡渡初未嘗後  
期大江以南無不嗟異而杲又以不預蒙罰非  
賴政府洞然又不知作何處耳至於江南水利  
所關匪細生所奉 敕專爲海防鹽盜其職不  
爲不繁近年兼管運道驛傳關防 敕書屢經

更易並未嘗言及水利以向屬浙江僉憲帶管  
近南臺使者以此下敝道生若不一申明冒然  
領之似不免於撓越乃遽叅生避怨而工部則  
謂不諳職掌今奉 旨著各遵奉 敕諭不知  
遵奉者何 敕令人莫知所適從疎逖外僚無  
所控訴惟任從驅策耳然狗馬之力已竭不早  
爲自全計不至於斃不已也老丈能無憐之乎

奉溫函野先生

憶在魏中奉違台度嗣後兩領教言自癸酉春  
徙官而南缺然通候者五更歲籥矣非敢忘大  
昧深顧川途脩阻奔走倥匆間遇便鴻又以冗  
奪此心無日不馳注於伊洛間也恭惟我師翁  
早謝經綸久耽泉石付大業於後人邁高踪於  
前哲今日海內罕見匹儔杲夙承培植慚無建  
樹爲門墻羞卽濫役句吳亦旣五載而當事者  
謂頗習吳事猶爾久淹顧此中人情難處政務  
繁多視昔加甚杲牛馬齒衰驅策不前不知作  
何究竟每憶昔年從事當時同出門下者今在

王介園存稿卷之十三  
仕籍惟杲與彭紹坪兩人其餘已多半入鬼錄  
利鈍升沉又何必置齒頰哉使命遠辱捧誦來  
緘如聆誨語而珍儀過腆拜領增慚方有行役  
之冗使者告行甚棘草率勒狀附謝統容專役  
馳報仰祈俯賜矧之

奉洪覺山先生

昨歲辱台從遠臨顧杲以吏冗卒卒旣莫遂領  
教夙心而又不能伸久跂下欸及吾師自荆溪  
返棹而東則杲又以公務羈海上不獲再趨侍  
舟次至今念之有餘歉焉屢欲走一役奉訊輒  
以冗奪頃者貴鄉焚壤此誠勢所不能遏聞當  
事者輒欲株連善類殊用駭之杲於撫臺及馮  
按察處數道老師碩德宿望雖鄙言不足爲重  
而一念微誠不能自己也令姪來承大篇見惠  
藉此可以垂示子姓感刻感刻杲濫役滋久尤  
戾日多邇來屢遭意外之變且夕凜凜坐待譴  
斥倘得遂求去俾不至顛仆庶不負我師疇昔  
之教豈敢以脫屣世途爲高哉

與呂日洲年兄

日使者追至荅川倉卒裁復弟取間道東歸於  
月之望已抵舍喜眷屬苟安園林增勝旣得脫  
離苦海與親友歡聚故山不知天壤間更有何  
樂可以賽此初至正值北堂壽辰稍厭酒席之  
冗俟過新正卽屏居山中不復問塵世事矣惟  
是知心如兄不獲面對時切耿耿耳出處一節  
願兄爲弟熟籌但得上一疏結此案庶可了此  
念萬萬無再出之理也金山天闕之會非彼此  
爽約實一時事勢使然然畢竟聚首自有定數  
卽台鴈之約不知終能踐否也靜功正欲究心  
恐兄亦未必有真悟耳

與項少溪年兄

弟發吳中後值貴差便曾附一緘不知何時達  
至中途聞兄有職方之轉當今練達世務如兄  
文望卓識如兄誠罕儔匹於此可卜當事者衡  
鑑公明且深爲吾道慶矣兄南掌文銓北握武  
樞可謂不負生平近來諸所措注中外當爲拭

目恨海濱跼伏無繇一覩邸報耳弟臘月望日  
抵舍憇息園林日與二三昆仲歡聚間過別業  
湖山交映真覺身世兩忘誦陶元亮今是昨非  
之語益恨解組之晚第俗溷方了目疾復作塊  
坐暗室彌月尚不能出戶庭一春花鳥幾付東  
流矣造物者為薄劣靳清閒之福良可自恨所  
幸此後皆自家歲月猶足優游耳新春三拜手  
書極感為弟用情懇至但猶勉弟再出殊非知  
已語也弟初意亦欲得一補白疏乞休出處方

為有據今以事勢度之既不可得即得之又遣  
人自疏不免向人陳乞乞之不可將奈何哉不  
若遽爾割絕更免牽繫也昔年勞瘁已付逝水  
浮雲此後是非一任蛙鳴蟬噪萬一他日復有  
指摘但求此心無愧而已兄會本文可一備道  
之弟處荒僻既無繇覓便翻又極嬾作京書獨  
兄與本文又不能遽忘情也偶鄉人之便輒復  
力疾具此然亦慮其不能遽達也陳霽巖人賚  
至書內緘有兄家報并寄至敝鄉方附使人送

還賢郎亦不知何時得達也小齋中得兄所惠  
椅榻眠坐撫摩無日不頌德思報也

與徐鳳竹中丞

杲自蒙恩放歸辱顧問勤拳貺惠綢疊銜戢私  
衷竟末由走役伸下悃夏初聞旌麾出按海上  
擬摳衣肅謁行臺俄聞已膺新命旣爲朝宁  
深慶而又不能不爲東南黎氓戚也計不日旋  
旌會城敬遣一僕致賀不識曾達台記否茲重  
辱使翰遠頒腆錫彌渥拜領公滋感悚恭惟明

公借鎮兩朞一念節愛實心七敷政教雖僻壤  
遐陬靡不霑被而猶歉然以實惠不及民爲憂  
此誠往哲不自滿假盛心茲行需澤寰宇豈特  
東南一隅涵濡已哉羨服羨服杲禽鹿野性幸  
遂長林日惟含哺歌咏太平餘皆非所望矣

與王麟洲少叅

去冬奉別後旬日遂得放歸之報亟理東棹擬  
追至浙中當得握手及至澌水聞仙舟方發二  
日竟無緣晤對悵然久之抵舍後初困俗冗隨



患目疾至春杪方能出門緣十餘年僕僕於外  
三徑就荒近稍事營葺未便就緒旣已絕意外  
慕林居意趣甚暢康裕鄉近卜居陽湖之西相  
去僅隔一牛鳴渠苦家累又爲病魔所困亦不  
得時時過從然每會間未嘗不口賢伯仲也夏  
初承長公大作見贈而貴郡諸公顧念勤惓深  
愧菲劣無可報塞近子念書來謂長公將有  
新命而老丈夙志當亦未能卽遂山林廊廟自  
有定分亦不必以鄙人磳磳之見爲高也敝鄉  
亢旱酷暑異常家人多病適密友侯生授饒郡  
萬年丞幸在貴轄其乃兄方伯公欲弟於老丈  
處先容侯生少與弟同業夙負雋才老丈所稔  
知者當不俟弟贅

與胡雅齋中丞

昨春遠承遣使垂問時杲方苦目病勉勒寸箋  
附上擬卽走僕叩謝已而老母遘疾綿延數月  
旦夕靡寧遽爾背棄天幸預歸差免遺憾伏在  
苦塊中忽報有閩藩之補竊疑非分所宜有頃

京師友人寄至文憑始信非謬謏劣廢棄之餘  
非仰藉臺下推轂何濫蒙此異數修謝未遑復  
塵走千里之使重以腆賻臺下用情篤厚誠邁  
古人乃杲蒙恩罔報惟有感泣江南久借旌麾  
庠澤淪洽地方則誠幸矣臺下憂勞可以想見  
廟堂酬報殊典何猶需遲未聞也杲牛馬齒日  
已就衰卽非母喪亦不能復効驅策台教云云  
豈朽拙所敢冀哉

玉介園存稿卷之十三

